

一次去大埔山上學習，正逢師父上人接待一位客人，有幸旁聽。席間從師父談話得知，這位客人的父親是師父的聽眾和護法，師父到美國的某個地區弘法，就住在他們家裡，所以他與師父上人也是舊相識了。客人大概有一定的身份地位，見聞頗多，席間言談，都是世間言語，如和某位名流交往，去到哪裡旅遊，甚至手機防水功能等等。所表現出來的，自然也非虔敬求法的態度。

師父與客人對面坐著，只是靜靜地聽，大多時候是眼簾微垂，偶爾看看對方。當客人談到某些和文化相關的內容，師父上人就馬上會引導幾句，如正在籌建的英國漢學院的情況，編輯好的《宗教三六〇》小冊子等。談話進行到約一小時，到了師父當天下午講經的時間，護法居士來提示師父上人，師父上人說，「今天講經停一次」。

談話前後進行了三個小時左右，師父一直都沒有離開座位，安靜地聽客人講話，適時地加以引導，始終如一，並沒有一絲毫疲憊的神情和狀態。似乎是在聽客人講話，因為師父總是能恰到好處地來引導他、進行開示；又似乎沒有在聽客人講話，因為師父始終如如不動。這正是幾年前的事，那時師父上人每天下午二小時講經（大經科註第四回），會客也不需要用麥克。但是想到年已九旬的老人，一坐就是三個小時而不活動，且來聽這些無甚意義的世間言語，當時在學生的凡夫知見看來，似乎沒有必要呢。但是師父上人就是以這樣一種表法，來表演感恩之心、待客之道，來表演不二法門、恆順眾生，來表演為法忘軀、六波羅蜜，來表演無住就是生心、生心就是無住。以此來調伏學生的浮躁之心。

每次親近師父上人，觀察師父上人的待人接物之道，總是能感受到一種平易、清澈、溫暖而又深沉的力量，直達心底；有很多感受，是無法言說清楚的。師父的身教，能體現在每一個細微之處，學生在想，如果將師父的日常用攝像機記錄下來，無疑是一部經典。有的時候學習經典，雖然看了註解，仍不能理解文義，比如讀《道德經》的「豫若冬涉川，猶若畏四鄰，儼若客，渙若冰將釋，敦兮其若樸，曠兮其若谷，渾兮其若濁。」雖然憨山大師的註釋的已清楚了，仍是不懂。但在不同場合接觸師父幾次之後，對這一段文字忽然就有了直觀而具體的領會，似乎解釋反成了多餘的。回頭想想，所謂的不懂，可能是因為潛意識的不信——因為沒有親眼見過如是而行的人，所以也就無意識地懷疑了經典所言是否仍然是真的。親近師父上人，於個人最大的受益，就是不斷地消融著懷疑，澆鑄著正信，以此夯實人生的根基。

或許，聖者之於迷惘眾生的一大恩惠，就是以身說法，讓你相信這是真的，讓你相信這是對的，讓你知道是如何做的。讓你受了觸動、受了感動，以至於想去做些和他一樣的事，或是在某種程度上，成為一個和他一樣的人。於是乎，心便安了，也有了希望。